

張愛玲，大概沒有人能夠否認，她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傳奇。李碧華在《鶴頂紅》中評價：「張愛玲」三個字，當中粉紅妖嬈，影響大半世紀。再怎麼誇，都起不來了。」對很多讀者而言，除了古井，張還是紫禁城頭出租的龍袍風冠，狐假虎威中的虎，藕斷絲連中的藕，煉石補天中的石，群雄附會的鳳，聞雞起舞中的雞，鶴立雞群中的鶴……此語聽過，一山崎拔，高山仰止，佔盡了風頭，但是，又不可謂不貼切恰當，決不過分。賈平凹第一次看到張愛玲的作品，以爲是一個很古的人。

二〇〇九年，一部《小團圓》風靡文壇。這是張愛玲寫於近四十年前（一九七〇年）的遺作，辭世十四年後浮出水面。此書一經出版，在二〇〇九年圖書銷量榜上名列榜首，再次印證了張在文壇上的影響力。

### 長與短

## 是我見



在虛擬文學的王國裡，一方面，張愛玲的文字駕馭與表達，信馬由韋恣意汪洋，開關關上獨樹幟幟，另一方面在勾畫世情、揭示人性上入木三分，更是無人能及的高手，永遠冷冽作壁上觀，透出入世的清醒、精明、通透、練達。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天才，看似圓熟世故，在現實社會中，卻處處顯出一股不羈的傲氣。

在現十九歲寫就的《天才夢》中，她說：「我發現我不會寫劇本，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。我上理髮店，怕人家，怕給裁縫試衣服。許多人教我織絨線，可是沒有一個人成功。在一間房裡住了兩年，問我電鈴在誰兒我還茫然。我天天乘黃色巴士上醫院打針，接連三個月，仍然不認識那條路。總而言之，在現實社會裡，我等於一個廢物。」

「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，我顯露驚人的愚笨。」

「看到此，不禁使平常人的內心得到小小的竊喜與安慰。一金無赤足，人無完人」，一個人的智力大致是相當的，賦其長，必具其短」，這是造物主的公平。然而，天才的非凡之處在於自強自信。認識接受自己的短，更加安然得意並精心於自己的長，這又說：「生活的藝術，我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。」

「在沒有與人交接的場合，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」。話語裡，惟張愛玲式的我行我素、獨標孤高。

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得主，《暗算》的作者麥家，在後記中這樣寫道：「寫作是坐牢。寫作每天把我關在屋子裡。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。但我知道，如果讓我每天出門，去辦公室上班，去各種公共場所：茶館、酒吧，夜總會，跟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談天說地，那樣的話我會更不愉快。」這正應了麥家後記的主題「失去也是得到」。一個人，正因其短，勉強了其長。正因爲有一些事情使之感無能爲力捉襟見肘，覺得困難、勉強、痛苦、畏懼，才肯轉向，騰出更多時間，花費更多心思，用在擅長、喜歡的事情上。

一個人的時間、智力、精力有限。正因其自覺其短、放棄其短，才能在長的世界與空間中，全身心投入，心無旁騖、甘之若飴、潛心求索，有所成就。像一顆釘子，一頭鈍，全力削尖了另一頭，深深地嵌入牆裡。

## 務實也是幽默

孫君飛

張藝謀從外表看似乎是個嚴肅沉重的人，其實他很有幽默感，擅長搞笑。跟張藝謀合作過的周曉楓說：「幽默風格又黑又冷，在生動的表述裡張藝謀自己倒是不笑。」

一次，周曉楓跟張藝謀探討量化問題。張藝謀說：「什麼東西都怕量。古典小說裡不動不動就講百萬大軍從天而降，你可想想，這一百萬人每天天拉一泡屎，一天都是一百萬泡。這一百萬泡屎每天去哪兒攔呀？」稍作停頓，張藝謀自言自語補充：「這還不算開肚子的。」張藝謀自己在開玩笑，都笑了起來。

相信「什麼東西都怕量」的張藝謀在組織奧運開幕式期間，進一步加強了他做事仔細的習慣，凡事都要量化到具體數字。他做事講究精確，憎惡在模糊中造成的疏忽和浪費。早在在拍電影《老井》時，張藝謀不僅要在後院的井裡鑿出水，他還想出煤炭，出黃金，出石油，憑着一拍電影的執著，他竟然用原始的工具挖掘到別人不會思想的深度。而在拍電影《金陵十三鈞》時，張藝謀和合作者對劇本修改了無數遍，加在一起有幾百萬字，最後成稿五萬多字。這種務實做法，放在做事馬虎、不負責任、習慣用虛假的東西行騙的人中間，對立雙方就越格格不入，也就越顯幽默和諷刺。

跟張藝謀合作了整整五年的周曉楓講，張藝謀的幽默搞笑「只是在媒體面前很少表現而已」。張藝謀深知幽默不僅僅是講述和表現出來的，更深層次的幽默是靠本色呈現出來的。當然，一個既說又做（帶動）的人，一旦幽默起來，那就是誰也捕捉不到，只能深受其感染的。據周曉楓講：「張藝謀談劇本的時候投入，還挺像，跟武俠人似的，帶動動作表演，他說到興頭上可以在狹窄的工作室桌椅間滿場飛。」

不過，務實的人終歸是務實的，他最喜歡的還是做。張藝謀是個不喜歡自我辯解的人，別人會難倒他在遭遇非議時不妨對外解釋一下，他卻說：「我跟誰解釋，解釋完了誰也沒完沒了，根本不能陪進去；我那工夫，還是幹正事吧。」當只會用嘴說的人不斷增多的時候，務實便顯得那麼多麼珍貴、多麼幽默啊。

突患中風，喪失寫作能力。在新中國成立之後，經周恩來總理特批，聘請其爲政務院文化顧問，按月發給六百斤大米。一九五四年，他病情剛好轉，便辭去職務，又專事寫作，以此謀生。作爲一個有着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的作家，身處變革時代的張恨水珍視並試圖延續傳統文學的許多因素，但也拒絕吸納現代文學中的一些因素，並把它們融入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，使其創作成爲有效溝通傳統與現代的小說體式。

### 與毛澤東的交往

張恨水是著名的小說家，毛澤東則是中共的領導人，兩人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。其實不然，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，兩人就有過交往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毛澤東到重慶與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。在談判的間隙，毛澤東特地邀請張恨水到紅岩村作客。他們除了談論當時的政局和形勢之外，主要談論的還是寫作方面的內容。毛澤東還問起張恨水筆名的由來，張恨水答道：「『恨水』一名是我十七歲那年第一次投稿時自己取的筆名，是從南唐後主李煜『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』中截取出來的。那時，我想人生有限，決不能讓光陰如流水一樣白白流逝，所以取這個筆名，也好隨時聽人稱呼，隨時看到『恨水』兩字，『時刻自勉，珍惜時光』。」毛澤東聽了，非常讚賞張恨水筆名「寓意雋永」。

毛澤東和張恨水談得歡暢，張恨水告辭時，毛澤東將一塊延安生產的灰色呢子衣料，還有一袋小米、一包紅棗送給張恨水。張恨水後來把毛澤東送給他的那塊呢子衣料做了一套中山裝，每逢參加重要的活動，總要穿上這套中山裝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張恨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文史館館員，曾多次見到毛澤東。有一次，毛澤東問他：「爲什麼不見你的新作？」張恨水說：「一來生病多年，二來對工農兵生活不熟悉，要寫他們恐怕難以勝任。」毛澤東說：「老作家還是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。」

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早晨，張恨水正準備下床時，突然仰身倒下，告別了這個他曾無數次描繪過的溫暖人間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## 「民國第一寫手」張恨水

王鵬

有「中國大仲馬」、「副刊聖手」之稱的張恨水（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六七年），不僅是民國最多產的作家，而且是作品最暢銷的作家，他每天同時給七八家報紙創作連載小說，其效率可謂天下無敵。他不僅用連載小說救活了多種報紙，且以一枝筆養活了數十萬人口的大家族，他一生創作作品高達三千餘萬字，中長篇小說達一百二十餘部。老舍會讚張恨水「是國內唯一的婦孺皆知的老作家」。近年來，張恨水的小說《金粉世家》、《紙醉金迷》等陸續被拍成電視劇，幾乎每部作品一經播出便掀起收視熱潮。

### 一舉成名作《春明外史》

張恨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春明外史》於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北平《世界日報》副刊《明珠》連載，引起轟動，一舉成名，從此一發不可收。上海世界書局一九三〇年五月出版《春明外史》單行本。這部長篇小說以「報人」楊杏園的戀愛史爲情節主幹，展示了軍閥時代北京紛紜的人生畫面。楊杏園旅居北京五年，仍孤身一人。後結識了妓女梨雲，兩人情投意合。當梨雲病勢沉重，被鴉片送往小屋時，杏園盡心服侍。在梨雲去世後，杏園又將她當未婚妻殮葬。其後，杏園在朋友劍塵家又認識了女冬青。從此，兩人時有詩文酬酢，感情日深。冬青意欲與冬青青結良緣，然冬青因身世暗疾，自知薄命，故不得不在手絹上血書「我不負君」，願以兄妹相稱，並決心促成杏園與他的女友史科蓮的婚事。杏園倍感冬青的深情厚誼，良苦用心，但仍表示非冬青不娶。在杏園病危之際，冬青突然趕到，執手相對，難受萬

### 「民國第一寫手」

張恨水一生創作了一百一十部小說和大量散文、詩詞、遊記等，共近三千萬字，現代作家中無出其右者。他不僅是當時最多產的作家，而且是作品最暢銷的作家，有「中國大仲馬」、「民國第一寫手」之稱。

魯迅的母親是張恨水的「小說迷」，每逢有張恨水的新書出版，魯迅是一定要買回去送給母親看的。張恨水曾自比「推磨的驢子」，「除了生病或旅行，沒有工作，比不吃飯都難受」。在張恨水的女兒張政的記憶中，父親「大約每日九點鐘開始寫作，直到下午六點鐘，才放下筆吃晚飯，飯後稍事休息，然後寫到夜裡十二點鐘，日復一日。」父親的寫作很辛苦，在書桌前，他俯伏了一生。」張恨水「稿德」之佳，在報館編輯中也有公論。向他約稿，幾乎有求必應，也從不拖稿，《金粉世家》連載五年，只是因爲女兒患猩紅熱死亡，過於悲痛，停登過一天。而二十四小時之後，又將後稿補上。他引以爲榮的，是「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，是用稿費換來的」，「全家三十多口人，靠一枝筆，日子倒過得不錯」。

一九四八年底，正值新舊政權交替之時，張恨水

## 隱喻

### 人生在線

去年，大姑父因爲胃部大量息肉去醫院「灼除」，診斷出結腸癌，於是開刀。一年後的今天，因爲感覺腸胃不適，他又進醫院，這次做過B超、磁共振等高級檢查以後，情況很不妙。不但胃裡的息肉捲土重來，醫生又在他腹腔中發現兩個腫塊，骨頭上還有陰影，疑似癌細胞擴散。於是再開一刀，除了灼息肉，又把腹腔腫塊切除後作病理切片。結果發現是惡性，而且癌症已經擴散到肝脾各處。於是又做基因切片，把腫瘤切成二十份，送到上海去試藥，看何種化療可能奏效。禍不單行，手術期間又起波瀾，聽說是大出血，腹腔積液，呼吸困難，馬上又開第三刀，然後轉入重症監護病房，輸氧觀察。這一來，他家立刻人仰馬翻。本來姑媽退休之後，忙着在北京、上海兩地奔波，照顧三個外孫，已經非常辛苦。如今老頭子出了問題，也只有她陪伴身邊，在醫院裡外奔忙。兩個表妹在外地都有工作、家庭，偶爾請假還行，不可能長期陪伴父親。餘波所及，其他的叔叔、姑姑做飯的做飯，陪床的陪床，各自出力。我們家在外地，父母和他們每天通電話。連我九十歲的老祖父也被驚動了，愁得晚上睡不着覺，讓其他子女趕緊去探視。

去年叔叔被診斷患有白內障之後，家裡折騰過一番。不過那時我在美國，不像這次，事情在身邊發生，距離近了，更加感同身受：真是一人生病，舉家不安。家中父母不僅出錢出力，心情也鬱鬱久之。想來和病人更爲近距離接觸的姑媽更是焦頭爛額，支持不住了。

據說癌症多半是人們的心理不適在身體上表現出來的一種隱喻。也就是說，病人多半早有心結，或者事業不順，或者家庭不睦，或者生活負擔過重，總而言之，是潛意識中覺得無生趣，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。此說是否有足夠的科學根據或者數據支持很難說，不過大姑父的個性的確有點怪。小時候的印象是他總不像其他親戚那樣和善易接近，大家聚會時常發怪論，和自己的兩個女兒也先後鬧翻，寧肯窩在家裡吃快餐、搓麻將，不願意去看外孫。後來才知道，他的父親在他幼時就被打成右派，家裡的兄弟也都得了癌症。他的童年和早年經歷如何，我沒有考證，也不願枉下斷語，但他一輩子不開心的時候多，到老脾氣更加古怪卻是親人中的共識。生命有樂趣，就有苦趣。生老病死的痛苦，凡人難逃。我一直相信生命只要好，不要長。要是死亡如流星劃過夜空，稍縱即逝還罷了。可要是長期纏綿病榻，半身不遂，別說給親人帶來巨大負擔，自己先就受不了。然而現代科技可以送人上月球、去太空，卻無法攻克普通感冒，更別說治愈癌症了。比起死亡，這種不確定性大約給人的困擾更大。我們要做的，也不過就是盡量過好每一天，做到生無憾，死無懼，讓我們心靈的隱喻更爲飽滿健康。親情可貴，平安是福。人間的富大貴，權柄風光都是浮雲，因爲沒有人能夠代替你生病、受苦，也沒有人能取代你作爲兒女、父母、朋友、夫妻、師長、同事的位子。想通了這個關節，我們在無窮盡的日常困擾面前可能也就容易常懷平常心了。

去年，大姑父因爲胃部大量息肉去醫院「灼除」，診斷出結腸癌，於是開刀。一年後的今天，因爲感覺腸胃不適，他又進醫院，這次做過B超、磁共振等高級檢查以後，情況很不妙。不但胃裡的息肉捲土重來，醫生又在他腹腔中發現兩個腫塊，骨頭上還有陰影，疑似癌細胞擴散。於是再開一刀，除了灼息肉，又把腹腔腫塊切除後作病理切片。結果發現是惡性，而且癌症已經擴散到肝脾各處。於是又做基因切片，把腫瘤切成二十份，送到上海去試藥，看何種化療可能奏效。禍不單行，手術期間又起波瀾，聽說是大出血，腹腔積液，呼吸困難，馬上又開第三刀，然後轉入重症監護病房，輸氧觀察。這一來，他家立刻人仰馬翻。本來姑媽退休之後，忙着在北京、上海兩地奔波，照顧三個外孫，已經非常辛苦。如今老頭子出了問題，也只有她陪伴身邊，在醫院裡外奔忙。兩個表妹在外地都有工作、家庭，偶爾請假還行，不可能長期陪伴父親。餘波所及，其他的叔叔、姑姑做飯的做飯，陪床的陪床，各自出力。我們家在外地，父母和他們每天通電話。連我九十歲的老祖父也被驚動了，愁得晚上睡不着覺，讓其他子女趕緊去探視。

## 珍惜批評

### 自由談

內地網絡世界最早流行的即時通訊工具，恐怕要算是那隻肥肥的小企鵝了。記得第一次觸網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申請了一個QQ。那段時間幾乎每次上網都有素不相識的網友加我。也許只是看你的網名有趣，就成爲加你的理由。大家的新鮮勁翻閱後，曾不斷閃動加好友的小喇叭漸漸安靜，再然後，一串亮着的頭像也日趨凋零。直到現在，幾百個好友頭像偶爾有那麼幾個亮着的，大概有兩種可能。一是工作必需在線服務的。二是新手，不知道QQ有隱身功能。

新識一個朋友，言語投契，於是彼此交換了QQ號。許久之後再見面，她鬱悶不解地問我：

## 閒話野釣

### 文化什錦

野釣的興趣很多，多得難以枚舉。有次野釣，只見魚躍潭底的螃蟹，這也是意外的收穫，意外的快樂。有次野釣，堅持了大半天，竟一無所獲。就在準備起回家之際，在大魚提示一個上直挺，是那樣的緩慢，那樣的顯眼，好像在大聲提示你一樣。趕忙提竿，只見黑黑的一塊魚，頓時魚竿彎得彎彎的。俄頃水面露出一個青黑的魚頭，是青魚！就在緊張與興奮之際，成了兩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也不知哪來的勁，縱身躍入河中，趕忙抓住折斷的魚竿，於是上演了一齣人魚大戰的喜劇。好在時值盛夏，加之筆者水性極好。經過較量，魚肯定是擒獲了，回家稱重，足有二十斤。

野釣的魚大小不一，品種多樣。每有收穫回家，我的父親都興致勃勃地主動打理。大魚一律紅燒，或做魚片；小魚則用來燻鹹菜，或燒黃豆，再不就燻湯。



▲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毛澤東曾見張恨水（右二）

## 靈山梵宮遊

### 天南地北

我到靈山勝境遊覽，這是第三次了。一九九九年靈山大佛落成不久，曾經陪着外祖父、祖父來過，兩位老人還腿腳麻利地爬過大佛腳下的石階。二〇〇六年又陪美國朋友來，那時靈山有了「九龍灌浴」的新節目。今年十二月再次來到，外祖父已經駕鶴西遊，靈山景區的名目也比以往更多了。

靈山大佛座落於無錫馬山秦履峰南側的小靈山地區，原本是唐宋名刹祥符寺的舊址，據說唐玄奘取經歸來，覺得馬山山勢和印度靈鷲山神似，故名之「小靈山」，靈山大佛也因此得名。大佛通高八十八米，佛體七十九米，蓮花瓣九米。作爲世界上最高的露天青銅釋迦牟尼立像，它比四川樂山大佛還要高十七米。佛體（不含蓮花座）由一千五百六十塊六至八毫米厚的銅鑄板構成，焊縫長達三十餘公里，鑄鋼約七千噸，銅板面積達九千多平方米，約一個半足球場大小。由於高科技的運用，靈山大佛能抵禦十四級颶風和八級地震的侵襲。還有，避雷針就巧妙地藏在在大佛的髮髻裡。由於使用了特製銅鑄板和高進的焊接技術，大佛的外型達到「天衣無縫」的程度。

靈山大佛的形象，聽說依據佛經中如來三十二形的記載完成。它面容微笑，廣視衆生，右手指天，施「無畏印」，代表除卻痛苦；左手指地，施「願印」，代表給予快樂。大佛面對太湖，三山環抱，左邊龍山，右邊白虎山，後面靈山。因此，它不僅雄偉壯觀，而且地靈形勝，風水佳絕。大佛是在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親自主持下建造起來的，他曾提出神州「五方五佛」的理念：伴隨着大佛的建成，得以圓滿東方靈山大佛、南方天壇大佛、西方樂山大佛、北方雲岡大佛、中原龍門大佛「五方五佛」的格局，選題有《靈山大佛》詩：「湖光萬頃淨琉璃，返照靈山正通知。身與雲齊施法雨，目垂衆衆示深慈。從茲聖跡留無錫，隨順群情遇盛時。喜見朋友節子國，和平世界共心期。」我們一行到達靈山廣場時，正巧碰到「九龍灌浴」開場。根據佛教典籍《本行經》記載：釋迦牟尼一誕生就能說話走路，他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走了七步，每走一步，地上就開出一朵蓮花。他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施「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」，這時候花園裡忽然出現了兩方池水，天空中出現九條巨龍，吐出香水柱，爲他沐浴淨身。靈山勝境的大型音樂動態群雕「九龍灌浴」力圖再現的就是這個絢麗景象。

當日天氣頗冷，寒風凜冽，廣場邊上的轉經廊不時傳來頌佛的呢喃。遊客簇擁中，一座座包裝待放的巨大蓮花銅雕矗立在廣場中央，由四個威武的力士托起，底部襯托着白色的圓形大理石水池，九條飛龍和八個形態各異的飛天環繞着巨大的水池。節目開始前，廣播裡開始解說佛誕故事。接着，音樂奏響，六片蓮花瓣徐徐綻開，一尊高達七點二米、全身鑲金、笑容可掬的孩童佛像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從蓮花中緩緩升起。蓮花完全開放後，九龍口中一齊噴射出數十米高的水柱射向佛像。佛像在暮中順時針環繞一周，象徵着「花開見佛」、「佛光普照」。隨着樂聲漸弱，蓮花瓣又緩緩合攏。此時，噴泉周圍八組鳳凰的口中流出淨水。按照佛教的說法，這是「八功德水」，據說喝了或者拿來供奉佛像可以給大家帶來吉祥平安，還真有不少外地遊客手舉水瓶在銅像邊上接水。每次「九龍灌浴」播放，遠處還會放飛一群白鴿，時機把握得很好。

（上）

量裏攜着，縱心有觸動，亦逐漸熾滅了劇烈之情。潛水，這個詞生動極了。網絡世界多麼科幻，大家可以自動變身成一艘艘潛水艇，酷酷地穿梭於水下世界，不想爲人所見就一直潛伏着。能夠隨處瀏覽自由發言時候，偏偏喪失了批評的興致，喜歡無聲去。不知是因爲初期喧嘩過度後的厭語症？還是因爲心靈真正的沉澱下來？抑或僅僅只是因爲冷漠？

除了現實生活圈子裡交往頻密的親友，你會發現，虛擬網絡圈子裡的網友們，現在很少浮出水面、亮着頭像、沒事QQ你的人了。信息太多、網友遍布、各種新鮮工具、遊戲、層出不窮。大家前所未有眼花繚亂地繁忙着、潛水着、沉默着。那些能抽空給你留下批評的人，哪怕只是一個笑臉，都值得爲此心存珍重與感激。

除了現實生活圈子裡交往頻密的親友，你會發現，虛擬網絡圈子裡的網友們，現在很少浮出水面、亮着頭像、沒事QQ你的人了。信息太多、網友遍布、各種新鮮工具、遊戲、層出不窮。大家前所未有眼花繚亂地繁忙着、潛水着、沉默着。那些能抽空給你留下批評的人，哪怕只是一個笑臉，都值得爲此心存珍重與感激。

### 徐永清

野釣的興趣很多，多得難以枚舉。有次野釣，只見魚躍潭底的螃蟹，這也是意外的收穫，意外的快樂。有次野釣，堅持了大半天，竟一無所獲。就在準備起回家之際，在大魚提示一個上直挺，是那樣的緩慢，那樣的顯眼，好像在大聲提示你一樣。趕忙提竿，只見黑黑的一塊魚，頓時魚竿彎得彎彎的。俄頃水面露出一個青黑的魚頭，是青魚！就在緊張與興奮之際，成了兩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也不知哪來的勁，縱身躍入河中，趕忙抓住折斷的魚竿，於是上演了一齣人魚大戰的喜劇。好在時值盛夏，加之筆者水性極好。經過較量，魚肯定是擒獲了，回家稱重，足有二十斤。

野釣的魚大小不一，品種多樣。每有收穫回家，我的父親都興致勃勃地主動打理。大魚一律紅燒，或做魚片；小魚則用來燻鹹菜，或燒黃豆，再不就燻湯。

### 野釣

野釣的興趣很多，多得難以枚舉。有次野釣，只見魚躍潭底的螃蟹，這也是意外的收穫，意外的快樂。有次野釣，堅持了大半天，竟一無所獲。就在準備起回家之際，在大魚提示一個上直挺，是那樣的緩慢，那樣的顯眼，好像在大聲提示你一樣。趕忙提竿，只見黑黑的一塊魚，頓時魚竿彎得彎彎的。俄頃水面露出一個青黑的魚頭，是青魚！就在緊張與興奮之際，成了兩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也不知哪來的勁，縱身躍入河中，趕忙抓住折斷的魚竿，於是上演了一齣人魚大戰的喜劇。好在時值盛夏，加之筆者水性極好。經過較量，魚肯定是擒獲了，回家稱重，足有二十斤。

野釣的魚大小不一，品種多樣。每有收穫回家，我的父親都興致勃勃地主動打理。大魚一律紅燒，或做魚片；小魚則用來燻鹹菜，或燒黃豆，再不就燻湯。